

新刻譚友夏合集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鶴潭文集

卷十一

記

遊玄嶽記

遊南嶽記

初遊烏龍潭記

再遊烏龍潭記

三遊烏龍潭記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繁川莊記

重修寶峰山觀音寺碑記

譚友夏合集卷之十一 鷓鴣文草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婁東張 采受先

古吳張 澤州臣 評

記

遊玄嶽記

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衆是時方清明男婦髻生
感○別有領會化人之作記語○此僅以之作之起語
柳枝凄然有墳墓想至巡恩觀昇人忽下肩向井東
折處無聲○想可○即而○其○客○深○香○有○人○聲○影○在
叩首復昇上肩去肅肅倅人矣過沐浴堂夾古栢陰

黑成市與王子坐栢下告之曰此物豈無神乎矧今

且萬林入遇真宮復出行于栢窮其栢之際仰眠枝

頽盼眼無一株遺者栢窮爲仙關開阨塞他木老禿

與細竹點兩山又行陂陀中指元和觀東路行人紆

紆者何所也同行僧曰十八盤道也返則徑其處又

行沃野乃見王虛橋橋渡之以之于宮耳舍橋繇樹

隙傍至道入室繇道人室躡板渡涵渠旁至宮宮麗

甚制乃不可詳且非野人所好旁至會仙樓峻壁四

周蒼翠無間啓後窗有樵人方負薪過出宮栢數十

層亂于門。又旁至先所謂橋者。微聞水音不能去。返道人室語。同行僧曰。遊他山人跡不接。從本路出入。稍曲折焉。即可矣。此山有級有鑠。有絙。以待天下人。如人門前路。天下人咸來此山。如省所親。足足相躡。目目相因。請與師更其足。目以可吾心。同行僧曰。此而去有金沙坊。明日從望仙樓後。縣昨所謂樵徑者。漸不逢人。橡葉正秀。壑平其阜。柳家澗初自林出。嶺行屢折。橡輒隨其折處。忽從萬橡中下一壑。高低環青。有石可坐。澗亦送聲來坐處。將至坪。左山深杳。道

者結廬繞引脰望之。有二山鷄從澗中衝起入觀中。
道人方煮橡麵接衆食。隨磬下。繇齋堂啓窗羣山壙
如出。與王子坐泉中。而同行僧從左右遙呼已先得
一處爲閑亭者。爲烟客居者。皆可澹人情慮。去坪回
望坪中殊秀絕。然空漸深樹皆如其深。數高卑踈密
非聰明所能施設。過繫馬峰忽一岩奇甚。連延數處。
怪石與樹與草與澗若一心一手。彼隙則此充之與。
王子復返其起處詳觀焉。岩未窮卽爲仁威觀。有落
葉數十片。背正紅點橋前小池。若朱魚乘空過。觀十

餘里桃李花與映山紅盛開如春接葉濃陰行人渴而憩如夏蟲切切作促織吟紅葉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鐵幹虬蟠葉不能即發如冬深山密徑真莫定其四時有猿綴樹間方自嬉童僕呼于後猿挂自若入隱仙岩無居人惟異栢一株類垂楊梟梟然新青欲墮矣自老姥祠而上望天柱南岩諸峰嵐光照人層浪自接者爲一重而其下松栢翼嶺青枝襯目稍近而低者又爲一重兩重山接魂弄色于暄霽之中萬壑樹交蓋此園于趾步之間目不得移氣不得吐遂

游事中有苦境在焉

秀處

依五龍方丈自恣焉宮所負山峯峭然豪立所謂五

非二池碌碌不可照覽一入即出又途中經奇踰淮

聞有凌虛巖希夷誦經臺自然庵皆勝皆畧之是夜

傳山、水不欲借山水以傳人也

眠不穩樓下有繫猿啼到曉早起梯石穿岡上竹樹

幾不可止細流時在耳邊與蒙茸爭路又行四五里

俯看深壑茫若墜烟身在壑底五龍忽在天際下綬

水自北來南簷始奔自南折東始爲青羊澗澗上置

橋高壁成城相圍如一甕樹色徹上下波聲爲石所

迫人不得細語桃花方自千仞落亦作水響聽澗自

此橋始快焉沿澗而折過仙龜岩如龜負苔蘚而坐
泉從中噴出濺客此而上石多怪向外者如捉人裾
向下者如欲自墜突起者樹如爲之支扶中斷者樹
如爲之因緣其爲杉松栢尤奇在山上者依山蹲石
根露獐獐必千尋數抱而後已其在深壑者力森森
以達于山千尋數抱纔及山根而望其頂又亭亭然
與高樹同爲一蓋此殆不可曉曉山壑升降中數千
萬條皆有厝置條理參天拔地因高就缺若隨人意
想現者始猶色然駭中而默息久之告勞焉如江客

告
之厭月矣。然每至將有結構處，尤警人思。自仙龜岩過百花泉，東至滴水岩，觀其水所滴如刻漏。是時南岩宮殿已迎瞻矚，猶尋徑左行。右見五龍已如舟中，望岸上送者，欠立未去。而五龍前所見衆山紛紛委于壑，松栢各隨其山下伏。安然與荇藻不異，自顧身所經處，怪石奇植，非無故者。度天一橋，山蓋自吐道入室，層架其上，峻坂危棧，相爲奔秀。及登小天門，有岩石垂垂，冒人，但所謂巨人跡者。貿貿不可踵趾。王子亦曰：岩間紋多類此者，欲入殿觀諸岩之奇，而兩

目間。水石多變。心目賢勞。若更以衆奇巖。或之縱觀。○好○可○護○水○人○不○苟○不○漫○費目分觀。費心參差。觀心目俱費。費必將有所遺。局寓道人室。明晨澹然一往矣。日未午。道人不可久對。

勤得有一經者

與同行僧謀此半日。亦無坐理。當以了虎耳巖。同行僧曰。若上太子岩。取道之虎耳。則并可了紫霄。乃往紫霄。其宮背展旗峰。卷雲切鐵。有起止之勢。使人眩栗。已入宮。問禹跡池。及福地所在。則已過。復出宮。觀池。達池登福地。巖頂以下諸峰。赤日直射。有光無色。繇官上太子巖。登道迢迢。疲乃造極。巖頂別爲一重。

不可見以下諸峰嵐息烟滅暄多而婁少繇岩歷山
上行臨眺紫霄指隔嶺朱垣問同行僧云爲威烈觀
行穿後山下趨虎耳此路無林木見一松追而憇之
虎耳僧適來松下會因同進近巖有竹數竿水一泓
與王子堅坐比入岩嵌空成屋故榻尚在僧導至頂
上凡老僧花木亭榭殆盡惟藕塘水猶與泥相守以近事諸人夢有天趣見其有善取藕者跌而下兩足踏藕之所在如梭往反而
手出之山僧以爲樂送余從嶺間還不蹂向路忽循
展旗峰後遇其隙中峰方削而突古竟離爲一處非

先所見。皂纛相連者矣。稍進復會于五龍來路之杉
松下。較始見覺親。蓋虎耳心目閒于無林故也。晨起
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百餘丈。詭秘峭刻。有骨有膚。
有。色。有。態。有。力。有。巧。高。者。上。躍。壑。以。下。至。不。可。測。使。
鬼爲之勞矣。內察岩之高下。思理外察頂之起伏。神
情不覺遂窮。亭際憑欄坐楯。遠望人客。佛號沸然。是
日天風吹木。作瀑布聲。常以之自愚爲岩中補遺已。
而詳所過幾處。亭閣蜿蜒。天與人規製若相吞。西去
爲元君殿數十折。至捨身崖。大木隊而從。繇級以登。

耳○驚○目○駭○每○於○獨○得○常○有○此○

爲飛昇臺。臺孤高。亭其上。天柱峰聳然在五步內。不
望亦見矣。臺旁有一樹。下窮壑。上出亭挾干。章萬株
之氣。而葉未能即發。作枯木狀。臺上石後老松。有一
株散作數枝。銜石而披。大風搖之。宜可折。偏以助此
臺靈奇。臺旁又有靈臺。露臺下有巢穴者。能休。張呼。
○心○神○聲○動○語○氣○孤○井
之久。不應。慨然舍去。行。晒穀嶺。經黑虎岩下。精魂方

爲諸岩所奪。至此都不經意。過斜橋。問斜橋人。上頂
有三徑。一爲磴道。人所繇。三天門是也。一爲官道。繇
歡喜坡往。一爲樵人道。繇銅殿岨入。予。樵人當繇岨。

入同行僧別去。上三天門。獨與王子次萬丈峰。向背
香鑪諸峰行。枳棘中。數息數上下。道人家汲水者。負
土築者。稍稍遇于路。乃至啞石岩。高危嶺橫如界。同
行僧先至迎我。太和一見而笑。繇磴道者近耶。小憩
道人室。室七層。有鴉數十頭。方向板屋上飛。喘而登
天柱。絕頂禮真武殿上。觀其範金之工。四顧平臺。萬
山無氣。近而五老鑪燭。遠則南岩五龍。在山下時了
了。能指其峰。今已迷失所在。惟知虛空入掌。河漢西
流而已。出返銅殿。是元大德年物。坐觀天柱峰。草木

童稀石骨寒瘠。壑而上石稍開。因築城。銜開處。城而上石復結稍欹。之以護頂。至于頂乃平焉。高削安隱。天人俱絕。因想山初生時。與人初上此峰時。皆荒荒不可致思。私語王子曰。水猶不滿人意。如此大名山。苟有千瀑萬泉流之。使動樹杪石罅。受響不得寧。吾何思廬霍哉。同行僧曰。此而下巘。燭諸洞。純是水矣。且可了瓊臺。但察僧意。以失三天門爲恨。然予以避三天門。益力從瓊臺往。非避其險。避其雜也。他日譚山中事。獨不知三天門何在。亦奇矣。乃復自崕出。枳

棘隨人衣裾。漸覺又有山石傲岸與他石離而立于前者無數皆默領其要。真○粹○能○不○情○獨○居○其○家○王子恐予未見輒從後呼語之。至上瓊臺。瓊臺峰落落有天地間意。去投宿中觀桃花開我立處松古于門外。有數鳥拍拍飛而東入。登其樓。蠟燭兩峰。正當窗。不知其名。而圍者同照眼。是時天欲暮。白雲起壑中。然氣甚煖。力不能上山。閑步靜室。有道人瞻視不凡。與之語。導以山下僻處。松石依依可坐。而即促予起曰。鐘時虎過。此因明日行。澗上夜夢即焉。踰一岡爲下瓊臺。兩燭峰已向後數

里始入澗山束爲峽水穿其腹右伏者爲底壁者爲

獨水敘不夫入山城以勢小洞不滿人言而

壑大者爲激最大者爲分湍石少者爲衍多者爲滄
石不勝水者狹爲溝寬爲塘水石并勝則狹聲急寬
聲遠長石爲橋方石爲水中臺圓石爲座植本之朽
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賴之爲橋水趨左而傍右嶺行
水忽趨右人從右穿左水分爲二道則人踏水聲相
石之可過者托履焉心在水聲者常失足視在水聲
者常失聽心視聽俱在水聲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
坐石兩崖望王子常越數石坐水中大石予望其自

石過石也。若蹈空亦常徙數處。而兩崖山斷復合。開
復收。削復平者。樹層層翠。水光中。妙高夾立。盡鷄鶩
飛。自山半亦思返日。非斷崖不得露澗。二十餘里。皆
陰陰。而山香四發。不辨其自何來。惟左山一隙。有行
人。繇山路出。同行僧曰。此自威烈觀來。前紫霄山後
所望丹垣者也。至此一嶺橫于前。以爲不復峽。而趨
過之。又峽焉。澗聲直汨汨喧至王虛岩下。九渡澗旁。
出與之合。巖雨收其響。以爲幽遂。欲爲諸岩冠。澗中
觀巖巖上望澗上巖水聲若在空中。下岩水聲若在

木末而其間結構天爲之屋人爲之棧無此一殿是
山猶不可竟也遂自此竟之以爲武嘗山記其下十
此山之董然
八盤與其出路不足論

遊南嶽記

有其人其他而年永之也 單子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戎且
一第朝笑已 欲之嶽于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

周子以靜遊周子許焉譚子曰善遊嶽者先望善望

嶽者心月皆之 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于淥口月望于山門皆

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于雲一紙耳將抵

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于縣之郊菴雲頂一

二片縱者的的見縹碧又望于道中萬嶺皆可數然

是前山非郊廡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楓色綠

其旁聽觀如意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葉洗
人。步尋集賢院。廕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
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尚有周楷姓字。
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
閒花開之。舉頭見山巖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
傾如簾。霜雪同根。下坐冲退石。且卧焉。以仰察其所。
飛返于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
不雨。及華嚴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板溪。及溪。
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

緯。輶。輶。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
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板。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
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憩。半。山。亭。遊。者。頗。自。足。香。鑪。獅。
子。南。臺。諸。峰。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折。入。
鐵。佛。庵。矣。曰。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
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
此。以。上。雲。霧。僦。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
能。自。必。譚。子。每。值。平。臺。頻。納。晴。朗。所。曾。經。危。聳。已。有。
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江。江。水。亦。

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
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
斗嶺。嶺盤爲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
尋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翱翔甫定。嚙尾臥其上。
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
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
封寺道有級路。趾斜垂。蟻影遊人與雲遇于途。雲不
畏人。趾窮坦。然得寺。僧火于衲。客依于鑪。是時春夏
交候。有蟲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山寺後上祝融。

峰頂新庵舊祠。僊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
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
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
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
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
萬雲乘其罅。遶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
爭以青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
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王壇
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

可以咫尺。乃復過上封。見岐路。幽翠髣髴。若有奇欲搜之。僧曰。此下觀音巖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

妙○思○清○音○

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

霧于天海之間。稍焉日脫于窘山。山雲洗乃搜。所謂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巖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佛庵。乃不見此。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兆率菴。下極復上。爲已公巖。稍上。卽又平。爲福嚴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左方溪澗溝塍。時時宕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

峙者香鑪獅子赤帝諸峰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塍
雖南臺火無昔觀。要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
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
解。遊人各自有會。如所憩兜率菴。大竹桐如笋皮半
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人閣上聽泉。晴天雨注。凭軒
對天柱峯峯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
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扃
戶。攀檐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
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濤。道士旣不歸。子亦去。

與周子訂方廣遊。周子許焉。于是遂以明日往。初行
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峯。皆不見。無論
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
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
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
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
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山樹響
萬樹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或則兩山暎之。使
暗崖石森沈。多如幽齋結構。至于水蒲溪毛。宛其明

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平道緩
行蔽翳間。右左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肅。
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正妙在說不出太陽易夕
壁無返照。小憇嶺端望之蓮形若浸。暝投方廣寺。林
火鴻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
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聒聒然與來路莫辯。曉起
卽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
衲處。一石臥水面。冷冷然自深旁守以大石。亂流滙瀉聲上林間。
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

者補納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子昂以戀響。
戀響者戀洗。祠以下。水石樾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
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
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竦而已。如是者
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共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
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畧有異同。當此之時。虎留
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卽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
子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善。辭嶽者亦逐步回首而
望之。

初遊烏龍潭記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游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游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游者曰秦淮。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游者曰烏龍。在城內。舉舁卽造。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壬子過而目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壁。閣其左方。閣未窓。未欄。亭其湄。發其磯。皆畧有形。卽與予往觀之。登于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沈沈而已。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傳子汝舟。

往來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當與子汎于汎汎淦淦之甲不以舟以後筏架木朱檻制如幔亭越三日筏成

再遊烏龍潭記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爲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風妬之不得至荷蕩旋近釣磯繫筏垂下雨霏霏濕幔猶無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表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歸客乃移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人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

掩耳欲匿至深處

電與雷相後先

電尤奇幻光煜煜

入水中深八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銀珠

神鬼相亂共開海事勝無每遇此境此景宛然

貝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

倏忽耳不及于談笑視不及于陰森咫尺相亂而客

之有致者反以爲極暢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雷電

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爲潭所

有亦或卽爲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日不盡然不

亦異乎招客者爲洞庭吳子凝甫而月子伯麟許子

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章及予與止生爲六客合疑

甫而七

三游烏龍潭記

予初遊潭上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

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窮爲竹竹窮皆蘆蘆

人。不。覺。情。達。于。內。

外。

青青達于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

潘子景升鍾子伯敬由蘆洲來予與林氏兄弟由華

林園謝公墩取微徑南來皆會于潭上潭上者有靈

應觀之岡合陂陀木杪之水墜于潭清涼一帶叢灌

其後與潭邊人家檐溜滿勺入浚潭中冬夏一深閣

去潭雖三丈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反若

住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令筏先就之
又愛隔岸林木有朱垣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
翳忽復得路登登至岡岡外野疇方塘遠湖近圃宋
子指謂予曰此中深可住若岡下結廬闢一上山徑
頗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昇平老此無憾矣已
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
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
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頽明霞作底五色忽復
雜之下岡尋筏月已待我半潭乃廻篙泊新亭柳下

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電影柳絲垂垂拜
月無論明宵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相與上閣周望
不去適有燈起蒼蔚中殊可愛或曰此漁燈也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天啓三年四月春與故人孟登蔬食于寒溪寺者累日山雨積林梵聲低濕閒步殿門仰視白板字請孟登誦之孟登爲誦其詩序又請沙門取紙筆錄其全詩詩六章章各有題其一日早禱龍湖述龍德其二口祀龍明日母疾靡留東門乏饋孟封公遺美材述孟德其三曰縣人賻贈百金用爲歸資僧二十三人齋公六人爲誦禮經懺不取辦香半粒述賻德其四曰縣有三鹿商有鹿米欲用秋祭予不可請者曰安

知後來之不終用也。述三鹿其五曰縣有魚稞。秋日
屆期。請開湖日待署者。述魚稞其六曰武昌勝地昔
多名流。百年千祀。誰知陳生述名勝。六題古質鬱厚
詩俱稱是。春瞪目而視。孟登曰。噫。孟登曰。此吾縣舊
令鏡清陳公也。古人也。當在吾縣時。務以德化人。以
禮服人。有父子兄弟訟于庭。賜父兄坐。與之茶。而令
其子弟拜于堂下。入公門。忿出公門。慙觀者。憚聞者。
歎不意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日。行其所學。不敢以
衰世待世。不敢以衰世人待人。古人也。乃不知其詩。

至是春聞之改容嗚乎道德之化似亡而存風雅之
道各存實亡方此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日有人焉
不苦其力不煩其視聽隨其所安而與之無求尚足
以使民愧畏而懷思故曰存也學詩者先于澹其慮
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無意爲詩而真氣聚
焉春嘗就而思之歌兒舞女以情殉志清流秀子以
志殉情其于詩也似矻矻乎求所以亡之也故曰亡
也兩無所殉而獨立焉斯之謂存存者不告于人而
守此以待者也陳君始其人與孟登又言君今年補

官都下得長沙新化令。登以計偕至恒與相見。袖數
文錢。日買餠飪充饑。晨出夕返。數十里皆緩步遙遞。
把○唐○人○一○繫○抹○殺○
無騎資而人率無知其賢者。春故梓其六詩與孟登
私相慶而爲之記。陳君名治安。曾稽人。春不詳其氏
籍。孟登云爾也。

繁川莊記

莊遠清白江六里過繁縣北五里江至此分爲川在

大石橋西半里川又分不及橋一畝復合橋北不能

見川柳陰之柳南度竹隱橋以川爲地不能見地而

見川時一見地浮其間如水上物度其地十三畝有

半竹陰之蜀中竹善爲陰碧沈如桐高矚如有葉葉

鬱鬱隆至半萬竹齊陰倒影在川川嘗碧碧浸人影

而後已橙亦然年深映遠株必累百初入竹時烟其

步朱無易先生從蒼蔚間置含清亭清所舍也竹盡

橙陰之合百數十以爲影。如不見川而見川。所浮之
地如橙中物。然川至此奔激怒生。流潑潑有聲。自竹
隱橋以南之地。皆若動。先生乃置軒。常自成都來住。
累月課隸人分江水入川灌田。以自澹。而先生之仲
子履。顏其軒爲純音。先生之鄉人稱爲繁川。莊先生
皆聽之。萬曆丁巳。官楚憲司。屬譚子爲之記。記暇譚
子想慕其地。復爲絕句詩凡六首。先生亦聽之也。

重修寶峰山觀音寺碑記

邑志載寶峰山觀音寺創自天順年間卽今所謂十八灣觀音寺也邑百里無山何山之足名寺必麗山

是變註謂非訓詁體以秀從茲之故也

寺之斯山之矣或曰竟陵者陵之所竟也茭茨蒲葦

之間稍岡焉脊焉亦山之矣是二者皆無據然稱爲

十八灣寺者尤著十八灣字亦雅潔洎所環堤勢地

杜撰行有題

形及帆焉步焉者相與灣之以暨于十有八而寺之

鐘晨梵夕於渚晦之內者亦常與舟馬之人戀覓送

響而不即去近土人又稱爲十八灣楊氏寺楊自成

化始從江右移家占籍，奄有田廬。寺僧相依爲香飯主，至幾傳而諱某者始克新之。又兩傳而爲今之楊居士某，夙有白業，間黨稱善，聞旃檀而不愧，見蓮花而生恭，入禮大士，垢敗觸目，若其身冒風日也。弔百身于莓苔之中，若其衣蒺藜也。乃以數十年所耨于水，耕于火，植于木，鋤于金，而變化于土者，舉以輸諸寺而像之，而殿之，而廡之，而垣且甃之，視舊制加廣焉。越三年始改觀，是爲萬曆之己未歲，謁碑于予，而予因以發歎焉。朝施者吾思其所瘠，官施者吾思其

所膏商施者吾思其所子母僧施者吾思其所血農
不說の拙の田の因の果の善の惡の言の以の勤の行の力の修の其の力の覺の從の
以勤行力作不造一寃不希一福而施吾望其瓦甍
の來の貪の患の人の微の願の情の必の不の肯の受の之の
龕字猶有汗痕即此是日月登明矣然則十入灣楊
居士亦可傳也已乃爲記以貽後之慳貪者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鵲灣文草

卷十二

誌銘

退谷先生墓誌銘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先府君志銘

沈母改葬誌銘

先母墓誌銘

岸和尚壙銘

冢仲氏墓誌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十二

鵠清文州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金壇 周 鍾介生

評

古吳 張 澤草臣

誌銘

退谷先生墓誌銘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旣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

月其嗣咳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中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使予不爲文則已。使予而尚爲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徒絮絮然爲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誤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

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晤漬。以爲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

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

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

先以。此。定。其。根。本。

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熹廟之末年與。

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

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

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

然其表見也亦大矣。

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

已見其緒。先生矣。

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

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

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畫。幾凡布
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
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
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間。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
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脉。開人我之
眼眴。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讐
怨者。意欲投之於廁。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
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監筆。各以意棄取。
鋤莠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平之。願世所傳詩歸是。

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暖暖刻爲書破。

宜。有。物。以。敗。之。此。輩。嘗。爲。高。人。作。好。題。自。圓。知。

之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

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如我輩護此書而

種。人。太。別。總。非。較。星。可。及。

必欲其興與世之如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

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閉

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

高。朝。之。

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

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窻視之。則

氣。以。藥。然。四。映。而。光。影。相。與。守。之。此。中。真。見。其。

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

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繚之美。
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土。陟武夷。東南
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
典。山。水。交。游。相。長。直。不。飲。士。耳。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
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爲讀書不讀內典。如
悲。悟。乞食終非自愛。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
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藩溷。皆執
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
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

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
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欹傾。作捉搦躑躅
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
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庸衣冠。書幣恭謹。
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爲細
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
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筆
思曰。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
汨汨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黃退谷彼

尚澤文

不與世俗

交。接耳

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漸當何如也。
性喜釋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
真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隣。人有
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
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徃徃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
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懟齟齬。
皆叢于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矣。已。致。不。麻。族。規。方。是。生。成。文。情。退谷內行過
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迴環
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

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
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
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去毘陵退谷亦秩滿還閩中督學侍親還
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
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所
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
起問姬妾在則猶牀上卧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大
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

○至○性○中○一○貴○便○相○處○數○仰○二○字○添○示○

予爾時問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
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夷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
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
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
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
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
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
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
蓋五十有二矣生于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
十二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
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
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
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卽公嗣父諱一理號裕
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卽公生父諱一貫號魯菴公武
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
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
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

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憐早卒恠諸生詩文
甚奇先退谷卒悌又先恠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真朴
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
亦諸生元春旣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
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
如我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予臣無可奈何也當
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真落予手乎悲夫何以銘
銘曰

餐幽獵秀無終極冰性霜毫真宰匿得意謂書不再

歸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煙耕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
相識。強來君前談法式。鞭笞鳳麟。加栽抑爾。曹蠢蠢
徒失色。勤農堯湯費稼穡。汗流至踵沒籍湜。大勇猛
人歸蓮域。厭多聞障。宣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發棺
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我銘側。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吳公白雪，天啓甲子卒於寧夏，既輿視歸家，五年，二子寅驥將以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公於北郭。

香稻園，園公所營也。其中綠篠幽石，水榭煙路，皆公

之知遊記中事

平日耽玩徒倚之地。又其北爲三一菴，舊爲東林寺。

公少與李少參長叔讀書處。兩君先後通籍，公湖州

歸葺之，燈火青熒，煙水空冥，公魂魄必往來是中。卜

吉固宜矣。而二子以其狀乞銘于元春，記公家居日

予常過公貝閣，愛其天機鏗宏，道心超忽，固嘗以公

爲韻人也而讀其狀想其居官又不得以一韻而掩之乃作誌曰公諱文企字幼如白雪其號又號屋菴老人又號絮菴毛恭人孕公時從兄方伯公文佳舉于鄉旗至而公生故小字旗生其先世自三吳徙吾竟陵曾祖諱瓊祖諱政潮父諱鏜贈公也贈公有四子而公爲季贈公早歿伯兄文炳督之學辛卯鄉舉第二人戊戌成進士初除南戶部主事卽矯然以清節自治往權武林北新關公慨然曰璫爲虎官爲狼商不可爲也澄心察之度其利病所在而一以商爲

此作官人少次不肖心公故清心又在公後

命於是減纖雜稅三千金。有翼瑞而虎者。抵於法。除其蠹殆盡。少冢宰史公嘆曰。亭亭哉斯人乎。疏薦之。後六年出守寧波。曰。吾今日東海太守。惟知有法耳。定海邑爲防汛駐節之地。郡城閭常虛其地以貯戎馬。豪者奪之爲市肆。而輸金賂守。號公用錢。吏抱牘進。公叱之。豈有是乎。撤其屋。卽相國家奴不得庇。蓋沈相國郡人也。又公座主。先是守令以折腰見。公曰。不可。入而揖。揖而請。璫下拜。相國答拜。有橫于市者。相國家奴也。民訟相國。公械繫之。朱書其上。訟相國。

者罪勿赦。一郡人見械上書相國無所諱。莫不股栗失色。郡中以濱海防倭。有水陸兵餉數十萬金。向飽人腹。不得問。公身自支算。秋毫不受人漁。務使國家兵餉出于實用而後已。大司馬青雷薛公作撫戎碑載其事。曰安得九邊皆若人乎。豈憂南倭北虜哉。歲丁未上計畢。取道還家。觴毛恭人八十。再赴郡。尋丁母憂去職。家居五年。始補郡。得湖州。湖州與四明壤相接。清粟之聲達於境外。舊多寇盜。出沒千流萬壑。中。聞公至。皆解去。予嘗過吳興。郡人譽之。不容口。韓

太史求仲導予尋公故蹟由桑梓園上鶴鶴亭因謁
白雪祠祠塑公像予不覺失笑何其似使君甚也因
爲予談在郡卧治琴書悠悠當置公顏清臣柳文暢
間會太守秩滿遷江西副使去郡郡齋有石一片宋
元豐間物公從林薄中出之笑曰太守落落如此石
石應太守將去遂歸里與石相對擲饒南節不赴偃
卯八年始起家秦中修兵關西嘗署守道苑馬兩印
一以考覈虛實約身束下墨吏皆望風而避蠹有根
穴不盡搜剔不快由是平涼固原之間兵餉皆有紀

經平涼宗室萬家。祿餼不均。不以時給。常聚族而譁。公曰。此非宗人譁也。在我而已。哀益之。去其害。宗人以悅。未幾。調寧夏兵糧。兼督學政。寧夏古朔方地。虜在籬落間。叛服荒忽。不常。賓兔宰僧松栢黃台吉。十有三種。其部落效貢效順。獨銀定黠不服者三十年。降夷或欲窺邊。則用爲口實。公移寧夏後。是時有一老胡棄家薰修。胡人宗信之。號爲佛僧。即兵事亦咨焉。佛僧教銀定降。邊吏具以聞。督撫臣請于上。報可。乃以公出塞平虜。銀酋初譁。議賞不合。公持之力。命

撤去款宴。卽草檄飭兵以待。苗見公不可奪。乃意絀。公于是登撫夷臺。宣命受降。是日貢名馬數千蹄。乃給文錦金錢牛酒勞之。苗皆羅拜呼萬歲去。公在寧夏修敵樓。易戰馬。造石閘百餘里。不爲一切衰世苟且之計。賀蘭細柳聳然改觀。巡按高公曰。民失一寇。軍得一韓。非虛語也。忽夢有幡幢鼓吹來迎者。覺而異之。有頃端坐而逝。公爲人清通靈警。妙鑒風格。而臨事先發制奸。迎見逆決。尤其所長。每到官。輒呼吏胥問年久近。年深者輒罷之。吏胥自言無罪不當罷。

公笑遣之曰。戀戀公家。卽汝罪也。公清冽固其天性。然亦由嶠崎成之。官吳越時。家人舟舶往來。凡秣秣。皆畜皆自家中潛齎到。廨僮婢閑暇。日從署後園刈草攀枝爲薪。不時時向外採給。民皆駭服。私相謂曰。吳府君不食脯餽猶可也。無薪何以炊。世固有清廉吏。能令釜自熟者乎。其忍情邁俗。不令人測。皆此類也。所著有絮菴慙錄。讀書大義耳鳴集。藏於家。公以嘉靖甲子九月初六日生。以天啓甲子八月初六日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寅驥。曾諸生寅樸。雅能繼其

志驥有雋才。從予遊。初公艱嗣息。一日夢贈公謂曰。
無憂也。有子考視其足。則着重屐。沒以二子爲後。始
知考寅小字也。履驥音類。夢竟驗。譚子曰。吾邑自魯
振之祭酒後。德業名實相踵不絕。而公于其間。具勝
因標佳事。有錫杖胡床之思。古鼎奇字之思。可謂韻
矣。紀之亦足以傳。然觀公關西效塞恩威相輔。非但
人不敢以韻盡公。卽公亦若恥以文士廉吏盡。而思
以宗澤种世衡之奇抱。一施用于當世者。予猶愧其
未足以盡公。是宜銘。銘曰。

齊濟三
儁合道巧中理。典兩郡心如。水倚長劍。拭髭几。黠者
服降者喜。死頭落馬驚起。緋衣迎長吉。死獨樂園通
德里。我作銘公瘞此。似吳天煙月美。

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會稽陳復野公。生于弘治乙卯四月望日。卒於嘉靖甲辰八月五日。年僅五十。尋葬矣。至萬曆丁巳。其孫汝道先生名治安者。始來楚爲武昌令。又以天啓壬戌補楚新化令。而是年四月八日。予過寒溪寺。忽見壁間有丁艱時別武昌六詩。甚不類今人作。驚喜而傳之。越三年甲子四月。自新化以書通予於家。始爲復野公乞銘。而予適在京師。未之見也。又一年乙丑。改教豫章之德興。是年十一月復來取銘。而予因重

有感以公之葬五朝矣。何尚無銘予何以得銘公。

之孫何以徵予銘。予何以與公之孫交其故皆荒奇。

非由設施已而得其故曰知之矣。復野公懷奇好古。

人也。予往者。眠寒溪殿門之壁。若有物焉。殆復野公。

耶。於是志之曰。復野公名秀。字大芳。性任俠。尤好讀。

書。然不好舉子書。舉子書一讀輒厭之。脫身走燕趙。

交賢豪有氣岸人。不肯逐隊行。遂留都下爲兵部掾。

吏。公鄉人居都下爲掾吏。長子孫率以爲常。相緣沿。

成。魁猾。公慨然曰。願其人何如耳。安見公門不可托。

身乎爲掾吏。好讀書。日益甚。賓賓如士人。司馬尚書

○使○子○師○掾○曹○彼○師○何○人○耶○連○顏○特○識○其○人○

卽重之。使其子出拜問業。曰。是人殆江南學者也。汝

○誰○與○歸○

師哉。考績還里。家日落。然性豪宕。輒以其暇日治具

酣恣。與宗人子弟稱引書史。凡子弟師友。連翩招呼。

以充坐客。未嘗與俗人飲。山陰有李真泉先生。受業

于王文成。善教人。富人扇其塾。不易致。公百計致之。

載與俱歸。終不聽李先生還。李先生亦不復取其故

館圖書衣履。遂留塾。課其仲子。公因相與讀書討論。

日聞所未聞。久之。兩人深相得。公雖家不及富人。然

事李先生謹暑月遷室手斲松枝爲架蕭蕭陰映他
生徒直日供飲饌身爲試筋旨然後進又親滌溺罷
○隆○納○之○而○古○文○至○有○正○氣○
罷中納蚶蛭蛻漱之尊師友如父兄身操作如餓隸
此寧獨富人難耶謁選得粵西桂林郡古田桐木鎮
巡簡時幕府有喪太守欲遣官弔烟瘴不可往人皆
避謝公挺身請行寧可以避難爲官官無崇痺失義
均耳太守大喜遣之贈一囊藥曰庶免于瘴然竟不
免返命而卒太守爲買棺前所善邑之卿大夫嘗令
公會稽者曰王公文儒爲親含歛極其誠扶視者爲

僕人陳瑞。初從僕四人。或病以死。或逃亡。獨瑞萬里
伶仃。乘傳哀訴。廩支贏餘。毫髮不以自盜。此亦有過
正。中。定。人。歸。條。
世所稱士君子者焉。非公寧有此僕也。公之父恒齋
君生二子。伯子雲野。公節齋善治生。家故饒。厭公所
爲。兄弟似殊志者。一日雲野公與人鬪。身往助之。不
勝。閉門恥不出。忽出門去。從師武人。學擊刺。每月夜
則步入僧寺。操械負劒而舞。盡得其法。無所用。始棄
提。案。
去。然亦可以想公至性奇氣矣。公凡兩娶。元配金孺
人。繼爲祁孺人。金出者一。祁出者二。師堯金出。交爻

皆祁出爻別號曰思野公子亦爲之志墓卽子友汝
道先生父也銘曰

孰謂掾鄙博聞心苦孰謂官微豈無靡鹽孰謂歲遠
貞珉可補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楚舊尹陳子汝道嘗以其親將仕郎思野公一傳一志銘請于春與鍾子伯敬春諾傳伯敬諾銘迨汝道使使來徵而伯敬先數月死予傷其負也因輟傳而從志以終友信焉志曰公諱爻字可效復野公季子年十二孤失學爲縣掾事古公文炳張公進思入京三考貼辦歸會稽有同姓冒公名爲奸常除名古公張公適爲京官辦之力訊官不可已而指貼辦擅離職役亦當除名蜀人韓公恣爲吏部雪其冤捕同姓

月名者。且吏貼辦。非擅離職役。名因得不除。久之。謁
選爲桐城典史。遷石浦巡簡。以歸。及汝道爲武昌令。
迎養武昌。久之。又歸而卒。卒于萬曆之己未。距嘉靖
癸巳生日年八十有七。其配沈孺人。先一年卒。亦八
十有七。合葬于西山。子治安。治本治策。安卽汝道。嗚
呼。讀汝道之狀。可謂不以所賤事親矣。夫世所賤者。
掾吏小官也。汝道所賤者。辱人穢行也。苟世之子孫。
有能以科名文章揚其親。如汝道者。談至先世爲公
門掾爲卑。卑無所比數之官。則不欲盡其辭。有人問。

及之則面發熱若問者以此相譏病而至其先世集
詬好貨財戕賊人以行媚反若可安焉誰謂是人孝
者汝道述思野公獨千一考再考三考桐城典史崑
山石浦巡簡津津然談之如科目饒悉之如高官要
地子若孫益榮增華如得美蔭考其實勤廉長厚自
立無苟之地稱為當世賢者有餘吾以知汝道真能
愛其親且尊也凡他掾吏入京國意欲何為不過取
千萬如寄公三年間躬躬黽黽不囊一錢在桐城時
太守蒲陽唐公重之拉與上計途次貸公八金入都

還公。公徑受之。無猜也。官崑山。崑山張給事家。獲山木盜。公私念歲荒民苦。特拾山下殘枝。非盜也。呼之久不至。至則言曰。欲賣女充所用。公曰。吾所自書記至兵卒。無需錢者。可無賣女否。曰。如此又安用賣女。其人竟得不坐。公介心亮節。難可舉述。而予以爲却金還金。不賤窮丐。公生平總如是。但當傳此一二使人想見古人之意而已。太守之八金。可以取償。可以尉取償。可於上計時取償。無他患而給事家之盜殘枝者可釋。可以巡司官釋。則天下舉安不難也。

嗚呼。當汝道之時。恐已。有不然者矣。子故三致意焉。
以賀公之遭銘曰。

賢者乎。抱關擊柝長者乎。實廉居約。吾何忍不志公
墓乎。亡友所諾。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世○然○鄙○事○言○之○而○慨○可○笑○可○憤○者○諱○子○毋○務○其○
儒者見農人一切漫不爲禮祖父士大夫而後人務

風○雅○出○之○無○欲○使○人○懼○然○悟○而○釋○然○驚○
農以爲降春嘗竊笑之曰是殆未見吾三十四舅氏

魏崑山公也孰可禮孰不可禮孰升孰降也天啓乙

丑歲十一月二十二日舅氏死得年六十有一春特

誌之以告賢者誌曰魏在邑爲孝友族三世不析箸

外王父似朴公兄與姪皆中鄉試外王父爲博學諸

生每教人必以古人三男四女皆日熟其言吾姨吾

母亦以女子知大義徃徃有婦道母德吾舅氏三人

其伯爲良翰仲爲贊化習舉子業皆不成伯舅氏爲

吾第輩塾師又子嘗從學律詩四聲年七十以死予

直○以○乙○詩○作○一○故○實○何○等○自○待○何○等○特○人

詩中有二十九舅者是也仲舅氏則未五十便死予

少時小學四書尚書皆舅氏口授恩勤倍添但兩舅

氏咕咕授生徒貧困失職衣冠步趨未肯失尺寸稍

似以詩書誤而三十四舅崑山者則其季也名良玉

不治儒去學爲農魏自三氏合爨時家盛歲豐數十

年後歲常大水大饑田皆瘠薄耕者率不屑盡力而

舅辛勤力穡牛種因時簞食壺漿約已豐人故其春

先衆及秋先衆成良田亦不能過也孝。友。恭。謹。不。可。說。人。四。時。而。教。諸。比。備。家問吾母安否夏月稻登場必遺以新仲秋月圓酒熟必寄予兄弟每過予家則教以安分行樂勿向幻世作認真事予兄弟往拜舅室見其與婦喬孺人子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鷄陂牛圈屋茆釣繒寬然無辱于擔石之中應酬不煩王稅不逮貴不知敬富不知羨若以今世士大夫稍能知苦樂安危者聞舅氏事豈有不竊歎者哉而及其見農人又一切漫不爲禮嗚乎吾其可以不銘銘曰

古之農乎。真吾舅也。今何士哉。甥所醜也。

先府君志銘

不孝聞貌真者，惴惴曰：一豪不似，卽是他人。而人子

狀其親也，欲以古今人之德業文章并集于親一人

之身，其意豈不甚孝？嗟乎！卽肩君志銘，尚不肯附○附古語和歸其自視河如○者耶擬拾古語以稱今人不孝

惴惴焉懼其不真也。人苟以名行自治，又使人望而

稱爲快人，旣死而衆人耳目之前覺少一快人，足以

悲而思矣。况父子之間哉？不孝悲思吾先人初爲狀

將以求諸志銘者而久之，卽以爲志。且銘焉？字經三

寫則誤。故不孝仍自用其狀以求真也。記先人言其

少時行當陽界暮投村舍龕上有譚公湘涯神主異而悲之父嫗驚問故先人曰見神主姓號與吾府君適同故悲耳父嫗曰卽君卽是乎公爲我德我是以如此因泣下不能起與先人羅拜交相泣先人歸而歎曰嗟乎人不可以不爲德有如此矣先人九歲孤十八爲諸生性佻達與諸少年爲衣馬聲伎之樂尋自悔今日遊戲信快有如與盡神憊而我將安歸乎藏其故所衣篋中衣大布衣諸少年望而走矣當先人衣馬聲伎時用財如土然性實爽不以謝諸少年

遊故卽錙銖爲富人其氣之盛也。其有足。以。籠。羣。之。士。矣。無則賣良田給旦暮用有則復置田無則又賣之客至卽留留必傾樽作客卽自留傾其樽坦衷率性直腸快口映帶一坐越禮驚衆雖其體稍肥竊觀先人上馬歷階步越弄影謾謾然如二癯人也此豈無神情也哉凡不孝所與多快士過不孝之家者不與不孝談而與先人談不孝退其語從。索。帝。淺。小。導。及。入。最。深。處。深。刻。聖。賢。地。位。畢。先。父。年。壽。已。滿。此。等。皆。從。心。血。中。自。流。自。止。認。其。笑倍不孝坐時及不孝趨就坐而客與先人笑頓止予。言。之。而。使。然。者。多。矣。子父之優劣亦可以想見也已嗟乎不孝又惴惴焉懼其不詳也先人諱某字德父以早孤念先大父不

獲與其大母同養故又號念湘嘉靖辛酉九月二十八日午時生萬曆丁未九月十八日酉時卒萬曆甲寅十一月十二日子時祔先大父母白竹臺之墓年四十七而卽逝逝八年而始葬痛哉子六人長卽不孝元春婦劉子笈籍元暉婦劉子簡次元聲婦歐陽子篤次元方婦江子籟女一次元禮婦楊次元亮婦王女三人長適朱運恒次許字盧克耕次許京山魏繩理當附志銘曰

○決の不可言の痛の如の作の此

不求於人而自銘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備而終

實焉。明乎其有恥也。嗚乎。此先君之指也。

沈母歐葬誌銘

奉感封給事沈鎮東先生元配曰楊孺人。沒十年而始葬。葬十二年而復遷。其葬也爲黃陂南鄉青烏家咎之。發視良然。距南鄉二十里而近。有丘。畢如者爲匡氏地。岡巒環匝可定也。改葬焉。孺人葬後十二年。間以仲子炎洲公令香河。居諫院。重有太孺人贈。又以國有曹節侯覽之禍。抗疏不勝。與一世正人削籍里居。誥命靡留。後三年。

今上御宇。不大聲色。誅磔之如卷殘雲。而給事公首

召還泉壤復一光獨其幽寒沁骨必議遷乃克安而復誥命適與遷會若起而受新天子冠帔之錫者

人以爲榮且快云是時長公滄洲亦自武學徙吾邑

廣文與元春交甚善

托重甚以爲不起

一日歸還中父子兄弟謀曰人

生世間惟師友志同而思深爲吾母志墓也者非師

則友乎曩者葬旣乞銘于座師韓太史矣今竟陵譚

子者方有志于古文是固吾友也吾友則可銘也于

是給事公以其書幣來而滄洲君與其五郎永親拜

于吾庭元春愧念之是寧可以世俗名爵量其胷次

當之音誠不以爲愧

者諾而志之曰。沈楊同里。世爲婣姻。楊處士城有
隱君子行。生孺人。極靜婉。十九歸封公。逮事舅姑。封
公父至。軒公方嚴人也。束子婦不爲借。母陳濟之以
慈。孺人敬順操作。身影在井臼舂杵間。不以勞貽姑。
每農月。臧獲在田。孺人一手支壺簞。汗常浹衣。起而
更衣。不令陳母知也。最能得陳母驩。陳亡。孺人悼思
終身。又事繼姑張。得其驩。孺人亡。張悼思之。亦終其
身也。嘗訓諸子婦曰。惟慎。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戒
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聞者歎焉。孺人爲婦

事姑爲姑教婦不出愼默兩者亦近代之鍾郝矣性
尤澹忍不鰥不鬱○甌孟如齋恃薄粥以爲生身無嫌
帛卽婚嫁歲時一帕蒙頭而已然孺人明大義不爲

一切齟齬封公同產姊妹四人皆孺人龜勉匍匐以

此可爲之相助耶否恐不能相助

成封公孝友貧者田廬之緩急時之婆者悼之乏子

漸且相非也已置之而後速新然而不可及

息者媵之有喪者余之楷之嫁者食之孺人助居多

先是封公攻苦遠學學成而試輒困孺人督課諸子

涕淚鼎之嘗曰汝父數奇王母以爲憾汝忘汝父之

林和松鄧事必

困于一試乎曰不敢忘有度歲山寺不歸者母喜治

必其責。稱大體。人能知之。下此。即不知其事之難。
芋羹椒漿遺之。塾師故江右人。挈幼弟來學。孺人
供具衣履。歲不衰。手爲薙髮。先公諸子逢歲飢。魚菽
艱辛。終不令墜中匱。而身則竟日廢七筋也。自長公
補諸生。餘皆能文章。始勸封公謝經生業。十畝之間。
甘之如飴。有夫耘妻饁之風焉。至丙午而給事公舉
于鄉。孺人蓋親見之。其明年始卒。長子惟燿。卽滄洲
方論吾邑。次惟炳。卽給事公。丙辰進士。次惟輝。次惟
煌。俱廩生。女二。孫十五人。曾孫七人。孫女六人。嫁娶
皆望族名人。諸子孫傷之。曰。嗟乎。母則苦矣。惜也不

同有今日也。元春獨以爲不然。夫母也古賢母也。儉約主倡。在顯彌篤。且素風漠漠。出乎天性。豈以今日有加。簋有贏篚哉。銘之足以風。銘曰

幽宮冷闕。松柏空長。牛眠有所。勿戀南鄉。君子難老。黃髮映裳。一門粲粲。鸞鵠相將。荆布糠覈。約取奢償。家傳一經。朝有封章。天人同德。地敢不臧。易汝一坏。降汝百祥。我作斯銘。千億年藏。

先母墓誌銘

先母魏儒人，邑世家女也。外祖似朴公，博學長者。

得○其○樂○而○忘○其○勞○

舉古人懿行，教授子女。女雖不令，識字然曉大義。

獨明其○大○而○小○者○無○用○考○也○

於三男先母其最也。年十八歸先父，事姑率下。及先

父所爲磊落少尺度事，則曰孰可孰未可。吾聞之家

訓如是。十九生元春，自是多男女。年四十一卽喪先

父。一夕夢先父故所愛常乘白馬，張口作人語曰：夫

人壽止五十三耳。至五十三果病，病漸失明。在牀榻

間進茗粥，初無痛苦者。凡八年始從先父地下，得年

借人以爲三字通然知其德感

六十矣。人以爲五十三而後先母自用慈靜延年云

孀後取婦五女適人三子皆諸生孝廉內外孫孫

女成隊世俗稱量調先母用是瞋嗚呼先母生平異

○以將兩句立一氣○竟全○文○俱○有○大○夫○氣○而○無○中○樞○態

甚生平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之

歲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汝曹

有此也嘗邀友人王君時揚輩同飲至醉私相戲曰

賀不到門非堂傾樽蓋自寬也戊午省試罷歸元春

意殊倦欲謝去之人自母母喜能如是乎是亦足矣

元春是以謝巾衫如棄屣是三年辛酉閏周公鉉吉

來楚督學百計致元春入闈元春心動起而應召又
入白母面有慙色自陳亡賴先母應聲曰如兒者真
可謂亡賴也其作勞薪於人乎何尤往甲寅冬十一
月葬先父還馬蹄響於門訊之則前此郡所試童子
中吾第四人俱列高等也是時家祚衰又父骨甫厝
獲茲好音收泪啓母聲跡歡動先母方坐爐次但以
筋撥灰不答元春懼而出稍頃跪請曰母何爲不喜
先母人地使明此意耳切責元春汝見汝喜時有憑觚而待者非某
姻家婢乎明日歸道汝喜若是汝不自愧耶先母情

塵無繫。天性近道。子女恩深。本無可言。嗚乎。先母實異甚。現前逮勝。則一倍憐念。纔離旬日。便無多記憶。少子愛女。一切情緣。至母略盡。惟兄弟同居時。日將諸子婦房闌門巷所出所經。來往於懷。一日而易之。元春曰。人家端肅和睦。盡在於是。久之遂析其箸。嘗曰。勿好和順虛名也。其恩愛脫然獨具。識慮雖通。明男子或及。嗚乎。抑不孝元春所謂近道者也。隆慶戊辰之十二月五日。先母始誕。歷萬曆泰昌天啓三皇帝。歲維丁卯。九月十七日卒於第五子元禮家。

遵遺命以踰月。附先父白竹臺之墓。其明年崇禎改元。七月。念墓石無所托。又懼世之能文章者。美而失其意。仍推昔所以銘先父者。泣血稽顙而作銘。曰。子而銘。毋自名也。自名者。古也。後有仁人。應傷予苦也。

岸和尚壙銘

東湖僧覺岸以戊午客辰陽不得還明年己未徒某
僮某往火其骸甕拾之歸而瘞諸塔院值予方出遊
其徒不知來請銘予悲其志爲壙銘亦不納壙中使
後人知有岸從予遊也志之曰岸有術行善取予聞
四方賢者樂就焉又自目擇之未嘗失每出必求予
作書于其方之士意不主是書也第用是書往或投
人願力作大功德知必待其人而後爲之恐仙佛亦自
書其人不在或見其人未有情力而岸自以其辨智
立人耳決不欲如此此借托吾於岸亦有所明之也
行于其所客之地誠詭交用身所一過皆成故人書

實無功焉。而歸則德予書也不已。始爲邑無經藏。憤
自任。遍乞士大夫作疏出募意。不主疏也。而貸于人。
而復貸人。而更營之。而又以能與人取之。雖事之涉
傭販者。不難居其辱。以資其智。凡二年。乃奉南藏歸
寺。予以是益才岸。岸欲自建一閣。莊守藏經。爲湖中
妙勝。意愈不主募。歷辰沅溪洞中采木。與苗人雜居。
○妙○論○誠○施○交○用○只○在○盡○善○人○性○情○耳○此○作○文○出○所
苗人愛其誠。樂其詭。爭爲之用。岸載木抵辰市。三倍
盡賣之。復往返溪洞如販狀。卒中疫。與其所俱二人
死。洞中人皆不知岸所以取予誠詭之道。皆以藏經

問故而竟不成客死菁莽間未償責有負人名傷○漂○惜○之○而○明○之○終○不○欲○死○此○名○以○殘○相○信○之○至○矣○
予既與岸睚而不爲汲汲明其志世安用與古文士
處銘曰

足目皆飛志氣不止汝是沙門人曰客死何其謬哉
各觸悲喜取或傷尸與或傷惠死或傷勇思汝憤憤